



博客视野

都说春风十里，不如相约同里。4月的一天清晨，我来到了苏州的同里古镇。同里建于宋代，是江南的六大古镇之一，有着“醇正水乡，旧时江南”的美誉。

同里，春风十里不如你

□侯淑荷

时空里。那一座座氤氲着旧时光味道的深宅大院，那被踩踏得光滑凹陷的青石板，那陈旧的每扇门、每根梁、每垛墙，都在告诉我同里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纱帽厅，画栋雕梁，庄严肃穆，高大宽敞。退思园：是同里的“豪宅”，以水为中心，池边双桥如虹，船舫伫立，四周亭台楼榭，庭院交错，真是富丽奢华，美不胜收。

中国的每一场秋都是最美好的重逢

——献给“白城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杜波

沉甸甸的稻穗 弯着腰立在地面上看风景 仿佛沐浴在阳光里 满眼都是谦卑而又期待的目光

我和我的城市乡村静静守候 迎接这样的喜悦 这属于丰收的果实和希望 我还小心翼翼地 将一粒粒沉甸甸的幸福 捧在手心

这些最美的笑脸 有着传说中的诗和远方 还是忍不住回望 春暖花开 秋风徐徐 人们都沉醉 惊叹于 袁隆平实验基地的场景 那些 喜悦的鼓声就响彻开来 与丰收拥抱成幸福的瞬间

“我参与，我戮翼，我仓廪足，我度维亿” 我在阳光下挥手 同时撒下汗水和希望 像掘金者 用劳动将民族喂养 那满地走动的喜悦与拥抱的泪水 感恩您 这红色的旗帜 这伟大复兴的 中国 仿佛 中国的每一场秋 都是最美好的 重逢

无题

□安文涛

昨日园中千般景， 哪料今朝叶飘零。 酿蜜蜂儿空自去， 粉蝶双双恋残红。

稻谷飘香

□刘国苗

秋风从远处吹来 掀起一片片金黄稻浪 故乡的大丰收啊 让村庄用炊烟和白云 将天空擦得瓦蓝瓦蓝 站在科尔沁这片沃土 你无需打听 收割机来自何方 那一望无际的稻谷 才是秋天的主角 我们需要考量一下我们的土地 再考量一下中国农民 能够让土地的丰收 一定就是祖国的丰收

一件褪了色的衬衣

□孙宇

在母亲的衣柜里，珍藏着一件蓝色带格的的确良衬衣。这件衬衣已经褪了色，基本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就是这样一件陈旧的衬衣，母亲却像古董一样珍藏着。周末回家，看见母亲拿出来边抚摸边微笑着对我说：“这是你父亲给我买的啊！”在母亲心里总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奢侈”的衣服啊！



丰收的喜悦 王长育摄

苦井

□谢林涛

城乡结合部，一口古井幽深。一条数米长的麻绳，拴在一只黑胶桶的两只耳朵上。大力手抓胶桶，桶口朝下，用力砸下去。咚，桶与井水纠缠在一起。水波荡漾，桶身慢慢歪斜，很快，井水灌满胶桶的肚子。大力深吸一口气，双手猛一使劲，装满水的胶桶嗖地一下窜出井口。

水。不说其他，光用这早变了味的井水做饭，烧开水喝……他婆娘能死心踏地跟他一辈子？ 女人们刚一离开井台，就嚼起舌头。 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大力打上来的水，越来越浑浊，凭经验判断，井水快干了。大力不再打水，一屁股坐在井台上，点燃烟盒里最后一支香烟。吸完烟，大力从家里打来一架梯子，下到井底，开始清井底的淤泥。 淤泥清完，夜已经很深了。回到家里的大力，不吃不喝，像一堆烂泥一样瘫在木板床上。 明天古井里再次冒上来的井水，还会像几年前那样甘甜吗？

小小说

情感氧吧

记忆中，总有一扇虚掩的柴门。柴门简陋，由零碎の木条钉成，推拉时“吱吱呀呀”，那是木头与木头摩擦发出的声音，像一首绵软的歌，将日子拉得悠远、漫长。柴门，是这世上最柔软的一道门。它关不住小院四时的美景：一畦春韭绿，满院槐花香；红肖梨树上挂满黄里透红的诱人的果子；绵羊顶着绒绒的雪花悠闲自在地啃青草、舔盐砖……透过柴门，你还可看见小院内安闲逡巡的鸡，昂首踱步的鹅，蹒跚懒散的鸭。柴门挡的，便是它们。而在我家，鸡通常是挡不住的。每至开春，奶奶养的芦花鸡，就会带着一群小鸡崽儿四处溜达。有时候，大公鸡扑棱几下翅膀，就神气十足地站上了柴门。母鸡则觅得一处疏松的篱笆，领着小鸡崽挤了出去。但它们从不走远，只要奶奶在小院里一叫，它们立马回来。

香，就是那简简单单喇叭的模样，不妖冶、不媚俗，自有一种小家碧玉的灵气。这女子，风鬟雾鬓，荆钗布裙，开心时就吹起小喇叭，奏响一支支晨曲。不高兴就收起小喇叭，在风中疯狂摇摆。喜怒形于色，悲欢发呼声，少了名媛闺秀的端庄、婀娜，却活得更真实、自在，令人羡慕。 喜爱白石老人笔下的牵牛花。他的《牵牛竹鸡》，花卉、草虫、禽鸟俱全，构图极具视觉冲击力。写意牵牛花如清泉奔泻而下，花与苞则取向上之势，细致逼真，栩栩如生；工笔蚂蚱伏地疾趋，鹤鸭掩映其中，水墨淋漓，形神兼备。而他的《牵牛草虫》，以花青为主色调，以蓝、白两色画花，以墨色兼容的湿笔画叶片，以干涩而飘逸的枯墨画藤蔓。在热闹的花架下，一只蜻蜓静享安宁，两只蜜蜂飞舞花丛，动静结合、妙趣横生。想来，这牵牛花的美，白石老人是懂的。

记忆中那一扇柴门

□风凝

最爱的，还是柴门内老梨树上的那一株牵牛花。远远望去，一支支小喇叭像一颗颗钻石镶嵌在上面，煞是好看！儿时顽皮，会央求奶奶为我编一个牵牛花环戴在头上，在院子里学那斑斓的蝶儿，翩翩起舞。长大之后，少有童心，也不忍摘取，只是静静地观赏。风起时，它无所畏惧，用藤蔓紧紧地缠绕在树干上；雨坠时，它将根深深深地扎进泥土里。这样，它迎风斗雨，誓死不休。谁言草木无心？不过是草木心清，没有人心芜杂。我想，万物皆有灵，植物和植物的缠绕，和大地的拥抱，或许也有着前世今生无可言说的因缘。沉思间，自己仿佛也成了一支小喇叭，奏响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我想，这牵牛花的美，我也是懂的。 柴门内的“荆山”，是触及灵魂的温暖。每至初秋，爷爷总会把镰刀磨得锃亮，催促

我们赶在晨露将干未干就出门，找一处离家近又长势旺的地儿。我总是将镰刀扛在肩头，大踏步地朝前走，那耀武扬威的劲儿，逗得奶奶那一脸的皱纹更深了。开镰了，左手拽一柄荆条往身后一带，握着镰刀的右手贴着地皮，“唰”的一声，荆条就倒下了。我们尽情地挥舞着手中的镰刀，一下，又一下，荆条也是一片，又一片地倒下。累了就席地而坐，奶奶一边给我讲故事，一边随手一指两种药草让我认识，还会用荆条编一顶花环给我戴。那花香香香的，常常能引来美丽的花蝴蝶呢。我总觉得荆条的香，不在于它的花，它的香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倘若赶上起雾，那便是另外一番光景了。在这朦胧的白色里，身后的村庄完全湮没其中。乳白色的屏障，遮住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也让远处的山峰只留下浅浅的、淡淡的影子，宛若蓬莱仙岛。有时候，雾气经久不散，草木都湿漉漉的，索性收起镰刀，沿一条崎岖的小路登上山顶。那一刻，云雾在脚下翻滚、升腾，忽地聚在一起，如花团锦簇；忽地四散开去，似天女散花；忽地掠过村庄的上空和蜿蜒的溪流，如丝带，似炊烟，又或者是别的什么，难以言状。薄雾与轻烟笼罩下的世界，迷惘恍惚，美得无法无天。 雨后就是另外一种美了，这种美是很接地气的，这样的日子，奶奶会和我一起采蘑菇、捡地瓜皮、松蘑、草蘑，常常簇拥在一起，一大片一大片的，没带篮子也不要紧，可以用草秆穿起来。地瓜皮嘛，是我们老家的叫法，学名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是类似于木耳的一种菌类。捡回去，一遍又一遍地用清水冲洗，在大铁锅内，加入油、盐、酱、醋，配上小葱、大蒜，就是一盘不错的下饭菜了。 几天下来，手磨出了薄茧，小腿也满是纵横交错的划痕。冲凉的时候可遭罪了，划过的每一道痕迹，都是又疼又痒的。不过令人欣喜的是，秋天将尽时，柴门之内便推出一座荆山，我知道，这个冬天又可以以火热炕头上写寒假作业了。 有道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排榜首，家家户户，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生火做饭，周而复始，柴草就成为生活的必需品，柴草也就成为日子红火的一个标志。而荆条经灶膛燃烧，在屋顶腾起的袅袅炊烟，又为乡村生活增添了无穷的诗情画意。如今想来，当年割荆条纯属为了生活的无奈之举，却因有了爷爷、奶奶的陪伴而充满了无限的快乐。 柴门乾坤大，柴门日月长。光阴在柴门小院里慢慢地溜走，那一道柴门也永远封存在记忆之中。但我深信：柴门内的旧时光，定将成为一辈子的温暖。